

祖徠集稿

十一



五月十三日
平子
校子
子校

第十一

序

十

田賜

蜀山



集

徂徠物先生義園遺集卷之十一

江都

物茂卿。著

男 道濟 輯

文部

序七首

贈管童子序

享保甲辰秋七月管童子年十三以試賦詩讀未見書特賜稟奉二百石奉朝請以從諸博士之列當其時都下聞者莫不驚嘆嗟異奔走以相傳誦嘖嘖謂爲百年來希覩盛事也童子家大人爲監官李陰

先生童子生而雋異靈慧迺弗屑爲軒岐家之言蒐獵經史諷詠菁華迺又弗屑爲黃備氏之讀先生爲謀其所問業則曰吾其奚師已乎其赤城邪時予尚在赤城赤城者謂予也於是乎來見予予一見以識其爲渥洼駒哉予廬相距頗遙而童子尚幼弗勝衣弗能蹻蹻乎道塗婁來見予則俾大宰德夫往視其業德夫倡以華音則童子愈益孜孜弗已慨然自謂彼中人也居止何迺有今命云是日先生置酒高會吾黨諸子悉集童子爲主酒酣諸子各有贈言予曰麟鳳龜龍瑞芝朱草者王者之祥也王者之德

隆盛和氣洋溢乎兩間浮遊乎宇宙絪縕化醇所蒸以生故不恒有焉惟人亦然韓彭絳灌雲興于楚漢之際而文景之世賈誼司馬遷相如枚乘嚴助虞丘壽王之徒繼踵比肩以出是寧特其性異稟然哉亦時乎有以化之也惟吾神祖既定海內偃武修文夙收羅山于西畿煦濡以成其學終爲一代儒宗然是時戰國之習未盡除以故京洛獨稱人文淵藪而十數年來操槩之士迺益彬蔚于東都豈非輦轂之下首善之地風教所自愈久愈盛乎故知列聖相承累洽重熙百年之久所陶育以鼓鑄蓂蕭棫樸之

化於斯爲盛則譽髦之英亦人之麟鳳龜龍瑞芝朱
草哉夫至和所翔靡遠弗屆靡幽弗徹窮陬下邑于
何弗有而童子躬生於朝紳之家違天尺五鶴唳蚤
聞好爵縻之榮亦大矣哉雖然國家設制崇高豐
大比隆三代予跼伏侯邸之末側聞除目之所遷轉
增秩萬石晉爵大夫率無虛歲而都人耳目所徂玩
惕爲常恬且不駭迺今童子之所爲榮博士賤矣二
百石微矣而其驚嘆嗟異奔走弗已嘖嘖以相傳誦
者獨何哉蓋聖德方明昭曠日躋勵精爲治迺舉
百年之曠典破時俗之拘攣俾海內之民由是曉然

以知上攸好學而歲時條令所勸督非文具也其
效已見於今日者如此則過此以往仁聲迺民應
如響何翅一童子之榮哉吾儕陪臣亦爲斯文慶之
若夫童子遠惟列朝培育之化有以使之近惟
當今拔擢之恩有以榮之益懋其德追躅林公以供
國家異日之用者是家人父子相勉勵之意先生在
焉何俟予言言畢童子蹶然興而離席以言曰而今
而後吾知大恩之不私哉小子雖不敏其不愈益
自奮思所以對敷上之德意乎因請而俾書

贈于季子序

予倡古文辭于闕以東者十年海內喁然鄉風豪傑之士往往裹糧以至者西薄大海之濱而京洛獨寥寥止聞焉人或怪之予曰豈止乎哉少須之夫洛者共主之所居也王室更千歲弗絕如綫是寧一政邪及至保平之際典章文物蓋變更殆盡建武之後霸主據之夫操卓所奉其亦自爲也豈有意共哉故飾弓馬以爲禮節猿舞以爲樂一切武斷號令四海豈復有意文哉然君臣之義止解于中則借禪以解之王者之名壓其所奉則援中華以爲重是鎌倉氏之所謀未遂而北條氏之託以自恣也於是禪盛而聖

人之道廢終有所困於辭命則以僧爲行人自斯之後叢林掌翰墨以爲職而儒者之業掃地者三百年國初縫掖之徒皆其噍類髡形未化夫禪繇宋元則風之所自可以知已且洛王臣之外唯工賈居之人無怙祿唯末是逐纖嗇之俗周人惟肖卽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開肆百千成群日弗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其孰能握觚仰頭視屋梁曠日彌久以俟其從神化來者哉故雖有聰儁若仁齋猶率乎其所習者洛之所以陋是已且洛之所爲重者共主邪王臣執周禮于秦火之餘以欺海內

而名姬靡曼百貨纖巧之所出與其山川之韶秀語
言之都雅是亦洛人之所誇習以爲意所見既卑不
復思其外乃其所以難變爲尔雖然睿宥嵯峨之顛
豈亦莫有上古之蘖者邪風之所被豈吾力哉昇平
之澤如雨如露必有茁然以生者少須之居止何果
有于季子者履躋來謁自謂其家隸船司空仲季讀
書蓬窓下不與洛儒相識面十年而似有得焉者是
以不遠千里特以相質予已受其質館定俾解其業
則上古之蘖旣生以成枝葉者也吾黨之士皆相謂
賈生復生于洛吾黨服子遷文章稱具體實洛產也

幼而來東不習其俗近聞頗喟然有歸與之嘆異日
子遷講道洛水之澨而于生仲季左右之則其庶乎
海內道路之所均四方士輻湊以集其里風之所被
豈吾關以東之比哉是吾所望也于生以仲疾且歸
故書而付之以風洛人

贈慧寂序

先王之道廢而民失其生者久矣今之釋氏豈皆爲
其道乎爲其生也葬于斯祭于斯又從而祈禳禱祝于
斯亦民之籍以爲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釋氏之
終不可廢乎世也夫生者上之所制也上不制生而

民各趣其攸利疇能遏焉是尚可言也其先人所傳
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疇能易焉故今之爲治者迺
因民之攸爲生而生焉雖非先王之舊亦可謂之不
失先王之心也已韓愈而下世薦紳先生率多惡釋
氏矣迺忘先王之道而惡彼之類己者也夫世薦紳
先生語性語心皆資之釋氏之道而反惡其類己不
亦謬乎夫語性語心吾所傳先王之道所無也且先
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釋氏則無之豈爲類己乎所
類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已夫不耕而食不蠶而
衣巫祝有之先王之所不廢也先王之所不廢而已

則惡之故世薦紳先生之惡釋氏者亦百工爲生爭
其糈者類已豈不鄙乎且世之爲政者不知讀書釋
氏迺由其貝多之文而旁及之者往往有之世微釋
氏吾東方之人終且寥寥耶則世薦紳先生亦莫有
所肄其業也故予不佞則爲其類己而亦頗愛焉乎
爾是以釋氏之徒游予門者衆矣越慧巖肥玄海其
尤也有慧寂者亦好讀書修文章之業其志蓋嚶嚶
如也其人承親鸞釋氏之別部也鄉所謂其先人所
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者也有家人之樂擊鮮之
娛是其類己者亦爲不尠矣是歲春將游京師乞予

文故書此以昇之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秀緯之學成也。迺以醫受祿大垣。客咸訾方技可以行道乎。所仕非所學。失出處之義也。茂卿曰不然也。蓋古之時。吾邦先王遵唐制。郡縣其海內。修賓興之禮。禮其士。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處則編戶之氓。籍其鄉。歲時何戈矛。更戍於京師。庶人之役也。於是乎出處之道。比諸古焉。暨乎鹿鳴之歌。廢武人世其官。而民始尚族焉。鎌倉而降。文族益腴。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徧海內也。問其職。環衛騶從。束諸

隊伍。猶故焉。勝國之際。封建之勢成。士又稍稍離其土。列處一城之中。迺始制產以祿。不復事耒耜。兵農遂分。其爲君子者。益定矣。然問其職。亦猶故焉。當今之時。朝廷以兵賦差諸侯。而諸侯之士。無大小悉屬諸隊伍。必擢顯職。而後等謂之仕。而行其道者已。故以古視今。兵農雖分乎。仕而有祿。均之庶人也。故今之仕。猶不仕。其受祿。猶受廩也。苟失其祿。迺莫有一廩之地。以比五畝。豈得謂之處乎。必仕而後有處也。昔孟子謂晉天下之仕國。亦豈若今斯其急乎。夫秀緯之失其廩者久矣。古猶言之。親老家貧。不擇祿

以仕是故委吏司職仲尼以之況於今世乎且所仕
非所學者非邪則相牛之經豈仲尼所嘗學乎且巫
咸之賢殷之名臣也假使秀緯異日得於其君擢諸
隊伍以行道於其國乎則方技豈爲累其道哉故語
出處之道而不論其世何悖也客唯唯而退則會秀
緯之將發而來訣也茂卿稱觴以屬之曰夫海內之
粟莫美於大垣而醴之泉可以養其老子遊亦樂哉
季緯之喜蓋形乎色焉秀緯與予同姓系大連故以
其字氏云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土伯曄者豐人也豐諸侯國小笠氏最大而小笠氏
迨伯曄世尚有東西二侯土家所籍蓋東侯云會東
侯薨亡嗣國當除朝廷迺以其先世嘗有功鼎革
際立其疏屬子弟以奉其祀僅得比於附庸之微焉
於是乎國益朘削不得畜其舊臣世族之家也伯曄
辭其家大人來東都學鑒冀有以給水菽之奉哉比
成聘爲延陵上客夫輦轂下工鑿者故嘗有素封之
稱苟飾其術售焉五侯之饋可鯖也尚何所病家大
人之養哉伯曄顧迺爲上客延陵延陵在豐之南道
涂所經繇則歲時扈侯家述職庶可以便道歸子舍

中得家大人旬日歡者是其志爲爾伯曄旣已在延陵邸中暇則愈益自奮讀書旁通它經史百氏之言因肆力於文章彪如也迨與服生平生從游相友善時時過偕二生者來見予予故識其非重糲食於伎人也益異之居止何辭延陵就豐西侯聘伯曄曰而今而後吾得事吾親于吾家哉鄉之置吾親道路旁每來往輒奉其顏色以爲得計者何艱也且延陵侯猶待年其邸不就封而吾親其待邪亦何問祿之崇庫遂委質焉人或病其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施猶且攝鑿仕也是雒儒氏之論已予則謂不然夫先王之道

大亾對而孟軻氏以說干諸侯也與楊墨爭焉程朱氏揭心性以行天下也與佛老爭焉之二者皆自小者也小斯有對有對斯有妒妒斯爭亦何陋也然未聞有與鑿爭者有與鑿爭者自雒儒氏始不愈陋乎夫儒操觚鑿事七劑皆有司之守也豈能行道邪今論者豈謂儒仕爲皆能行其道者邪則執經講論處者何擇豈謂挾文辭備顧問邪則何病攝鑿唯大邦官事不攝小邦則攝固其所也今士之祿者皆兵兵而攝儒人則不非之迺非夫以鑿攝也兵與鑿何擇且伯曄者爲其親仕者也迺不於它邦而於豐豐之

東西侯同其出自亦皆其先人所嘗服事之邦也其地山川相接焉雞鳴狗吠之聲相聞焉其風氣謠俗相若焉其政魯衛焉其人親戚昏媾朋好聯焉而其家大人安焉家大人所安伯曄安焉豈病其攝乎若夫先王之道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是在君大夫耳非伯曄之所能爲也故伯曄之士雖不能行先王之道其邦哉亦可謂能以先王之道守其身者也書云孝乎惟孝施於有政則伯曄有之矣聞者說書以爲伯曄之贈併解其所知識者之惑

贈僧正卽如尊者序

僧正澄公蓋有君子之道四焉初予在赤城出門護持之薨刺目時或游之迺得謁公眎之溫恭人也欣然出其所著述修多羅業眎之予謝未學則曰支那之文非其素業邪予不得已受之有所指擿公愈益欣甚當今之世僧之得與王公抗僧正眎三品高踞士大夫之上傲以爲常其腹枵如乃不虛其心以飾其智者往往乎在予六十之年閱僧衆矣其好學而不恥下問能忘其賢者唯故知恩了公與公耳予於是乎知其謙焉院西有土木事訊之復護國寺寺者院故號也故院迺在神橋北而燬官併諸護國而

收其地自後護國得稱護持而兼其封也然護國之名
繇是遂泯先僧正慶公憫其如此力請于官以兩
之曰境廣而可割封之租富而可造是不復費官家
之地與金而先朝布金之迹兩得以存也官允
其請而慶公化公繼而奉行之如其志五年而竣公
盡籍其土木之美以歸之曰院食院寺食寺其所也
予於是乎知其廉焉及予之移西郊而聞公稱病辭
院驚問之先是長谷虛席乃有由護國躡公而陞之
又問諸從者公憾邪曰否也公幼學于長谷而自誓
必以其所習傳諸長谷公之所歷名利而不卽隱者

爲是故也公今已矣猶尚逡巡不敢去以徼後榮非
公志也公蓋知命脫然如釋負云予於是乎知其勇
焉又請曰長谷智積其派尚矣海內諸密寺各有所
繫而不可得以淆矣護持本籍長谷元祿中陞僧錄
正德乃俾通籍智積爲錄故也今停其錄而猶不專
繫長谷者非也官兩允其請夫我躬弗閱遑恤我
後是欠之情爲尔公乃將去而猶尔蹇蹇予於是乎
知其忠焉物子曰謙者未必忠廉者未必勇公兼四
可謂能修君子之行者而已要之視寺如官視學如
家豈不釋氏之範乎亦足以範世焉方今國家治

化之效乃至俾釋氏亦修君子之行是可紀也予既得與公交迨其去不容但已祇其道之未學故紀此以爲贈

送岡仲錫徙常序

仲錫業已委質於常藩越四年藩徙史局其國中仲錫從之徙焉其同僚頗有引例願留者仲錫獨否義形乎色吾黨士私淑仲錫者或惜其離群索居鮮有切磋之益也物子曰吁幸甚哉而後仲錫其免乎爲都人士邪夫東都者天下大都會也古者虞夏之陋亡論已周諸侯八千雖夥乎各家其國十二年一述

職竣事則還其間聘問之如織未聞淹乎周焉者故宗周成周自今觀之亦曰王畿之都已秦郡縣天下而百官之祿以万石爲上唐宋益腴比古稍食則月石輦轂之下是何以爲富乎亦惟万貨輻湊五民之盆集乃陸運難哉以此言之書籍所紀載其言雖泰乎長安洛陽南北京可以知已是何若吾東都之富諸侯所家焉今諸侯之祿大踰百万而小万石以百數五等之制亦備哉其士以春秋從之來代者歲數十万各收租其國邑而揮金東都之市昇平成奢靡日上六十之州不瀕海者僅十舟颿如蜚万里

須臾海內之貨何物弗東此民之易爲生未有甚於是者也故日本雖小東都雖偏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豈惟吾海內云乎哉關中平原千里地無限隔民居之靡制歲除田作廛者以千數雞鳴狗吠之聲今旣達於數十里外游惰比屋姦偽藏中欺詒攬挹無所不至乃世祿君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礼俗所拘徒事外觀望之儼如天人以養其痴不學無術事鮮所解皆爲其所謾揚揚自得習以弗察靡然成風下視上倣之愒武熙五穀弗分四體弗勤心參肉熱嬉戲是常其君子虛憍其民訾竊此都人士之

俗也今夫吾東都爲天下大都會周漢唐明所不能及則此俗亦古今所無也秦漢唐明士大夫雖寧乎其知亦廣哉宦學千里宦游万里燕越晉楚輟迹周天下艱阻備嘗風土悉諳異方山川秀特之氣得諸遇而發于文章者不其然乎今都人士匏繫此土而沉淫此俗以此讀書求識古今之事其耳目所未嘗其何以能識之哉習培塿以爲山問山不知習汚洼以爲水問水不知諺曰夏虫疑冰以胸臆所無也余幼從先大夫遜於南總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諸侯所不國君子是以弗居乃田農樵牧海鹽民之與

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三
年矣當其時心甚悲以爲不幸也然不染都人士之
俗而嫻外州民間之事以此讀書所讀皆解如身親
踐及後遇 赦得還乃與都人士學者相難切寡陋
之學或能發一識時出其右由是遂竊虛譽于海內
者南總之力也段使予有天幸而生不離都下何以
能尔亦唯得爲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嘗謂南總沐
憲庠恩者爲多於藩邸接見時爲是故也仲錫爲余
亡室從子居亦甚邇自幼時常往來見讀書聰明善
解事工詩文誠非都人士比然俗之染人猶如風塵

緇其衣也豈能皜然白乎故曰而今而後其免乎况
常者親藩所國西山先侯之化在焉仲錫職史局藩
藏書稱富海內是豈我南總時比乎其地益北多寒
與奧接壤風氣勁哉其民慤其君子慷慨以好義其
俗勝都下遠甚其山常山峩峩其水大海洋洋問山
亦知問水亦知問諸外州事民間疾苦行將悉知以
此讀書何書弗解異日德器之成其必稱天下士亦
豈我比故吾謂仲錫此行幸甚仲錫聞之喜曰始孝
先之勇行以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也已今聞
先生之言乃於心有洒然焉者遂書以爲贈

可下刪示

贈朝鮮使序

屬藁未
投而止

夫士之事事異俗之邦也迺與彼言語不通未嘗識其名之人猝然相當務發所素蓄以自逞亦各以世殊焉哉世治競於文亂乃武爭二者之間豈不感槩繫之乎我之與朝鮮其在古昔已論已近不見夫天正年之事歟豐王乃以十萬之師請罪大邦則我士之從而蹈海者莫不各穀乃甲冑敵乃干備乃弓矢火砲鍛乃戈矛厲乃鋒刃峙乃糗糧器械舟楫之具爭先而進務奪勇出奇以求勝而大邦亦以此應之其交也以怒其反也遺之以馘與獲是雖戎事之恒

十方之師至世王之禮似失言

亦何慘也及我神祖之修文德以綏柔之善隣而寶之而大邦亦俯從世王之禮俾其學士大夫率其屬執玉帛加諸庭實儼然辱來臨焉於是乎易暴以仁易爭以讓易往以來易戎以聘者八世于茲矣弢其弓矢刀劍在室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揖遜以將之燕享以親之則大邦之士從聘使而觀光於我者皆各與我薦紳之徒砥其廉隅飭其威儀美其言辭揆其寸華以求見知其交也以文其反也稱詩以贈之是其享嘉之會豈不懿乎余不佞嘗竊取諸家所裒錄者以讀之嚮者之往也軍法之所束急

功伐貪首級其所爲迺不免有傷乎勇與義者焉而
後者之來也亦或有若務誇辭藻之富鬪多與敏以
爲君子之爭者焉是皆求自逞之所使亦奉命萬里
之外者情與勢所必至何足深尤哉要之春日載陽
倉庚颺鳴涼風颺至鷺鳥習擊覩今之微慨昔之黷
以幸兩邦之無事以樂昇平之盛觀愈益見夫神
祖之浚仁厚澤所被者溥且遠矣哉是歲秋值大邦
使使賀我新政而余迺獲與其進士某君相見於館
所與之語以驩也已徐窺其所淵蓄則亦蒼然光哉
齋乎泓也然莊乎知所自重邪乃莫有輕佻少年之

態若上所道者焉以此而又知大邦禮義之俗駸駸
乎進於曩者焉方其與某君語頗及盛德之事故敢
道今昔之所以殊者以贈其行云

同前

蓋朝鮮諸君子來聘我者率皆敏善詩云余自燥髮
受業諸老先生鄉社間時傳聞其事未嘗不私心歆
艷以希一望其儀刑而觀大邦之光也歲壬戌則已
從先人播遷海上辛卯則藩臬之所拘皆數年後與
聞野鶴山及門人周南縣孝孺之言而後知有滄浪
洪君東郭李君其人焉乎爾則又未嘗不喟然嘆其

當我之世失之也今歲己亥某號申君從聘使以來而余迺始獲偕二三子就見於其館則止論其威儀棣棣爲君子人已迺稱詩屬和敏亦踰故嘗所聞者哉既見而退竊與二三子相謂曰大邦諸君子之善詩豈天性邪亦以選來也今夫諸君子者使之屬也詩何當於使而使才之選胡迺詩也者緣情觸物小大不遺主文諷詠溫柔以出之取義無方宛轉弗窮辟諸風之行四方莫不動焉揆藻若春葩其錯若丹青可以飭君子之言華其國命者莫是善焉已故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言不濫於詩無能使也是以春秋時列國大夫朝聘以之燕饗以之古之道爲然矣今大邦諸君子亦由此其選乎當彼其時奉使聘上國聲譽至於今弗衰者季札豈非孔子所標其墓有吳君子者邪獨其於詩也止聞然觀於樂論十二國風及雅頌懸中冥解明如觀火可不謂濫乎降焉而屈原爲左徒于楚使諸侯應對賓客以嫺辭令見稱豈復有它道乎所撰離騷九章兼風與小雅而變之則猶之詩邪又變焉而漢唐迺爲今詩然究其溫柔之旨華國之義今詩亦猶之古詩邪漢之使它邦以蘓武爲稱首

而武之五言莫美焉唐詩盛乎開天開天諸人不以
使聞聞者唯我晁衡迺以詩翩翩乎其間可謂榮已
夫古昔奉使之節莫武若而我者東人也知有衡耳
且朝鮮雖與胡鄰矣今之時豈武之世乎且今所與
大邦諸君子屬和詩多近體亦豈無一二有開天之
遺音乎故我乃不願比諸武而竊自附晁卿之交哉
二三子皆以爲然及聘事竣而申君將旋也因叙其
所與二三子言者以贈其行併見夫大邦選才之得
古道也

同前

世之豎頤頰談性命者其孰能不稱述宋儒哉蓋尊
宋儒者莫明若而病宋儒者亦莫明若也初明天子
欲一道德正士習迺命儒臣脩宋儒之業頒之天下
俾士之舉有司者必以之進用而它辭賦凡前代所
以取士者悉絀弗試矣則積三百年之久華天下之
精而注諸其所業愈益研究之弗已乃始有一二或
能見其未盡合於古者出焉而道德於是乎終爲天
下裂也夫程朱諸先生所舛始乃纘統乎孟子取其
書配諸魯論又配之戴記二篇以階梯六經又荀采
陳希夷所傳圖書者立以根極理道而復求諸其衷

得所謂天理人欲者推之一切內而心術之微外而
禮樂刑政靡往乎弗晰其大能苞羅造化蟠乎兩間
細乃入秒忽是其獨智所運煌煌乎大哉乃沉淫之
思箋傳六經而其卷帙浩繁亦有學者竭畢生之力
不能窮者則可謂命世之才也故如陽明白沙諸公
其人雖辨博乎然僅能易其居敬窮理之說而曰致
良知曰隨處體認而已矣而未有能易其所槩矚以
醇乎洙泗之言乃沾沾尔惟堅白是效則亦宋儒之
流亞焉耳矣辟諸司馬子長之作史記班固氏而下
人人有能訾詬其短而終不能易其所爲本紀表傳

者以有別構也故明之病宋儒適足以成其豪舉耳
故予不佞嘗曰世莫有乎聖人爾已哉宋儒之合於
古與否也誰其定之者乃以耳信者無特操者已斷
諸臆者以聖智自處者已夫無特操者吾固所不屑
而以聖智自處者亦吾所不敢也若夫能求諸六經
而有得於先王孔子之心而後可得言已是吾有志
焉而未能也是以揚摧古今之所雄長則曰文漢也
詩唐也明實兼是二者也而經生之業吾舍宋何適
矣吾聞朝鮮世奉朱氏之教莫有異端焉夫明之所
不得於士子而朝鮮何以能尔吾得之周易也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朝鮮其以此道
邪東北之國莫大於朝鮮而其人敦龐樸茂以禮讓
冠於海表篤實輝光止而不移豈其天性然邪頃者
吾與朝鮮諸君子相識也益驗其然哉昔韓宣子適
魯乃嘆曰周禮盡在魯矣朝鮮之於宋猶魯之於周
歟李滄溟有言曰閩洛諸名家培植以族王者夫宋
儒之道洋溢乎中國而終歸朝鮮也朝鮮能守之弗
衰矣後世中國有王者興邪其必取法於斯焉是周
易成言之說也其進士某君者明經士也故贈之以
此而俾其歸告諸其門人有以益勉之愈昌熾其所

業焉



品山房

